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二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耶徐開雍　參定

劄子狀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緣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姦言、好爲陰謀

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毁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毁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毁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

善開悟人主之心

看他文字委婉周悉處

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宗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宦官左右之臣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臣聞昌朝陰結宦竪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

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陛下必不
又振一句更妙
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
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
曲盡
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
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
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
熟于聖聰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
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
來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

B. H. MU CHINESE LIBRARY

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以起獄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見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瀆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陰薦之言採搢紳公正之論早罷昌朝還其舊鎮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庭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

禆補取進止

茅鹿門曰猫之捕鼠須咬頸公之彈劾昌朝却本所薦引之路攻之仁廟焉得不動心

古今第一失着劄在此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例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

七節何等跌盪何等悲惆

或曰誠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禀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禀於誠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誠誠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誠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誠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聞誠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誠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誠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

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誠可用則推
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閑中之大設
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號四
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禀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
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
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
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
體不顧其失六也若知誠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
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巳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

讀到此韓公當亦心服

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署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歸震川曰徹首徹尾明白痛快朝廷大計將領機宜都盡於此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勑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入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絶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

大議名言

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况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巳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葢事無大小當與

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
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
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
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
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
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
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
君子愛人
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
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

不思取進止

徐文昭曰論事之文須使讀者神動受者心服歐公諸奏所謂論盡天下事莫敢抒一議彈盡天下官莫敢吐一氣者也

乞補館職劄子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辨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以崇儒術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職者竭其謀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辨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

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謬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望聖慈因宴閑之餘一迂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意今取進止

歸震川曰宋制館閣取士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酬勞一路也而其

外又有制科召試以待非常之士今第有高第庚吉兩項而已

茅鹿門曰是大體要處

辨析處無一字不確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餙奏爲體量知潤州蔣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餙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餙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餙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餙尚可取信萬

洞見肺腑之論

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卻言席平爲才卻飾令有罪
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令飾
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
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
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
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
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然
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遂於言者
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之

若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只是好惡不明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引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慚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

郡節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慚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取郡節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堪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

進止

顧瑞屏曰深入世故曲透事理故其文辨而核

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

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

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

就事剖折
令人神解

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

又說出斷一層痛快

末段指官即國家以舉人畧教諭訓導等職

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爲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

今○世○多、有、之○

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知貢舉所

設本待材賢牢籠不足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

安而久處乎、故循此强言乞賜裁擇、

茅鹿門曰剖折處最痛快可誦

人雖聚而可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
突人、處其土風、慣殺害、教此由與人欠多而習于小
衆、綱條謂近年以來、衆入盜行、頃拔、排門大諳說造
又不能無、樂有當陷意者、無不須見殺、方止住滅
說坂本待村賢年、廬不過當、別有條不在禾抄造譴書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論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縉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

一經公議
便齊刊抹

但見宮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耳是以申告雖頻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為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

此一着亦是補偏救弊之術

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年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卻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數則積壓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户無力或頑猾拖欠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户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

朴催驅官錢免積欠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户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殆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

此一着亦是釜底抽薪之策

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户户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自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窮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

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係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徐文昭曰指陳青苗淋漓纖悉歐不如蘇區畫明爽蘇不如歐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芥之隙而輒萌姧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惏性同犬彘遇强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屑就謂我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

處堂燕雀
積薪措火
千古一轍

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共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則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茍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

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粮食凡百自辨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支吾至如鎭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鎭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

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虜覊有端

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

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恐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乃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

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謨奇算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歸震川曰人人之所知人人所不慮人人之所慮人人所不言

茅鹿門曰先事制勝之言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佳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尚

李花脚等數十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戍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黄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夏向熱以我所病暑之兵

蔡中惠情

嘗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爲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

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茅鹿門曰余嘗按粤右大略南夷醜亂只須一勦殺元兇之後便行招撫故予曰莫善於鵰勦而莫不善於大征歐公意亦同此

顧瑞屏曰老成練達之文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内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推廣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遷内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况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

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歎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爲世仇必與邊陲别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已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重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卽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討其

少紓蒸乂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

恥進止

歸震川曰深透人情國體之言

顧瑞屏曰眞得撫御蕃官之道守清父子讀此疏得無相顧神變咸思自効耶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强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係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討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爲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爲孤壘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

邊臣事
狀照數
前邊上

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僥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

慮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聽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唐荊川曰當時狃於用兵之困北既狃於契丹南復狃於西夏不務選將練兵伸立國之威惟厚幣重賄為苟安之計天下之勢愈不可支

歐公所以絜䋎得絶和議爲福此眞忠謀遠
覽之至惜乎當時莫之用也

論杜衍范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

（指仁宗所進讒言處）

看破

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

以下辨非朋

虛提

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

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者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

指寔

以下辨其專權

漸引入深處

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本來引證）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不相同處）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倒跌妙甚）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知此堅意委任督責

此時契丹一事仁宗切心故論及之

入人心腹

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日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
名言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

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贅惟陛下擇之

徐文昭曰情激而文婉議論有針線指陳有根據使人神動

再論許懷德狀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暢制誥布告天下而將

議論謹嚴筆法高健

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强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

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槩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茅鹿門曰宋人於國家體統處多失之因循寬弛故歐公往往發憤勸主上振肅紀綱以維持之

唐荊川曰義正辭嚴使人不寒而栗

治本末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所可與之處決後應
者當可𢧐也臣前日爲許廣德事曾有奏論陳大
陳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
思治體況恤僥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㫌
題奏狀合聖旨欽依事理施行

論修河第三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隴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葢其説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于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

三段深入世故曲盡人情

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

[illegible]皆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貲物少而用功不
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爲故道
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
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
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
欲與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
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
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
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况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

正是談言微中處最妙

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擇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

已上先反覆言國家利害處當詳審以下總舉利害遲速大小處畫一分制

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㙮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横壠以來大名金堤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修

埽功料浩大勞人廢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决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

厓此二患也三五年間恩州界河流注溢久又淤
高流行梗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
涯者也今爲國謀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
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隴故道本以
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
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不
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
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
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

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逼臣旣知其詳豈敢自黙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豈光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茅鹿門曰較前二狀更勝

顧瑞屏曰深切而指畫直可與西漢奏疏相上下

姚本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右臣伏自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續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有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

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顧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我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謀是臣

立意看破一切

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
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
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
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奸邪之人欲
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
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
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
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
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

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奸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之意必望和請因宜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

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箚奏
聞伏候勑旨

歸震川曰急和二字切中當日上下神情歐公欲
持重以寵西夏眞所謂縛虎手

句讀

虛冒起一篇大旨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

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强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于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在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

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益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虚實强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眞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盖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勇也其包畜奸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

看他叠二反前處何等明切

而我方恬然不以為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支吾矣然而天下已困所以屈意忍恥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

稍上折二者分晰爽

若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昞夏竦之徒緒紀子旁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騎兵執朽器以當築點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今方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虜算係

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

洞然當日攻守情形

地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

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

妙着

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于敵奪敵所利者在我

勝勢在目

則我嘗先爲出攻之計使敵疲于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舉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蓋欲攻賊虜方強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

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強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于諒詐之所為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

兵家處女脫兎之說歐公深於將略如此

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支吾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籍勝捷之威使其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茅鹿門曰此等兵略當與趙充國度羌虜十二事相上下

顧瑞屏曰經畫區處動中機宜眞可折衝樽俎之上非胸中具數萬甲兵者那能到此

論契丹侵地界狀

右臣伏見北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邊兵湯則侵過銀坊冶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理爭辯竊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爲犬戎欺弱畏强難示以怯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侵乃是引惹况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其間要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

花當王柳等曰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為彼奪一日使虜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山諸口而下則我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為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

恐今日亦不出此

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

恩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慮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僞之實則今日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反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邀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才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

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人失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欲悅漢人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已怨矣又聞今春女眞渤海之類所以離叛攻劫近纔稍定方且招輯敗亡修完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為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與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彊者用兵之詭計故臣謂苟能察其彊弱知其情僞

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
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
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
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能
所以敗于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遂劾敵耳
聞其自敗衄以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揀
募甲兵處處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
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彊難敵矣今
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

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譬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久相攻者也一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之彊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則又將來之患大者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能急於

沮勸

用庸才最是失策矣

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一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沮亦足見朝廷亦不憂河北之事辨否也至如廢緣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臣愚以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則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侵我冶谷雖立塞

屋三十餘間然尚遲延未敢便貯兵甲更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閉囚而未敢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慮爲憂不忘此事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庶幾漸成禦備至于目今小事未銷過自怯懼夫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

敢冀盡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庶

竭愚瞽少裨萬一謹具狀奏聞

歸震川曰忠謀深識

歐文卷之二 終

歎其盡信乎公選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廢言則甚

誠恐替心裨萬一謹具狀奏聞

歸震川曰先某深識

宋大家歐文忠公文選卷之三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表啓書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恵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

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愚臣而當此選伏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愼一日曾未少懈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羣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祿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諭至意可稱是者不大艱歟伏

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思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厠于侍從之班在于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

使之期於盡瘁

王弱生曰宋興百年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淟涊弗振自歐公以古文倡而王介甫蘇子瞻曾子固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歐公之詩力矯楊劉西崑之弊專重氣格不免失於率易而四六一體寔自創爲一家

揚州謝上表

臣脩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勑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臥所脫身遠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乃叙進於官聯被渥以優撫心增懼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何等懇切）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蜻之衆嫉者易

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讒上繫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寃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祿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孤拙獲全忠善者皆當感勵奸讒不劾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寃情行賞必思於有勸致茲恩典施及儒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極切求之
辭改

再辭侍讀學士表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禁署爲一時清選旣已忝竊經筵况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况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旣皆習慣

因謂所得為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為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旣已陳述若又不自飭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為矯偽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歸震川曰關係大體之論勿徒以四六目之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勲德忠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伉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

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之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唐荊川曰激切

南京留守謝上表

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疏榮並集坐慙臣賦材庸薄禀數奇屯毀譽交興兩曾過竇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因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

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顧瑞屏曰其情曲其思憂

情曲

謝宣召入翰林表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蒲廷之故事、縉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內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叉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

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累於羣言論議多煩於審聽雖覆載之造無遺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恩引去伏蒙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內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修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荅鴻恩

茅鹿門曰字字累欷

亳州謝上表

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祿之慚祗荷寵靈惟知戰懼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愼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跡然出仇家搆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宜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人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

歐公薦蔣之奇為御史而之奇旋劾公故云

謂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稱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為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濡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醜、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

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强益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効

歸震川曰歐公遭罹讒謗故其言多嗚咽

亳州乞致仕第二表

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効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于

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
投于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
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
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
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
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
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固已不類昔時之士
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竊退休之志迹臣
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憫以深仁矜其

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懟恨何可勝陳

茅鹿門曰輸悃寫情之言

進新修唐書表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論六

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

之所閔於是刊修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

士臣宋祁與編修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

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

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

足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于舊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歸震川曰不獨唐書足千古表亦曲折如意開三蘇之先

按公嘗刊定漢書故以賜之

謝賜漢書表

伏躬承命、試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秘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鄰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嗜執卷之

已欺什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茅鹿門曰渾雄典則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惶省躬踧踖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寵祿既豐初無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在職當撫綏責在分憂方茲臥易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眠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

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頭
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
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特擢免從吏
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
益思祗畏更勵操修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
冀圖薄効少答鴻私

王弱生曰甚於吐罵

蔡州乞致仕第二表

屬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下於號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遠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于幾覆徒以早遭于[illegible]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宸澶之計逮茲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

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況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凫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

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宮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蔡州乞致仕第三表

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遂、自乞骸于君父、不復訊於蓍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饑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羣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夙夜憂畏而慮以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

曲須于訓諭久未忍於弃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逃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瀆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盍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狥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茅鹿門曰公才多婉麗故於四六往往摹寫精神

黯綴色澤至於澧謏諵處更多嗚咽纍欷之思較之韓柳曾蘇皆所不逮者也

因葬之葬禮當禰皆同不避者也

蔡氏旬曰鄰至於豐滎蕭處夏人以虛言學校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儼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驃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奥知言九變寬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刜山終爲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厲纁而堅卧冥飛巳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弃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劾菩薩之

坐家去塵自遠歸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爲方外之遊隔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奬題困隱几之閑居抽兔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騰爲鼷鼠而抉機僅戚輕發養鷄鶋而奏曲徒使駭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掞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內惟素飩之姿奚稱袞袞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人茂聞於絶調未遑賡報徒用靦懸

徐文昭曰婉麗四六中絶調

謝授勘啓

仰報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按讐之職是正爲難委方冊於程文折羣疑於獨見脫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舛盤庚之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而爲閏況乃西昆冊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羣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祿對青藜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

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錄
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淩潤聲名
之代優游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
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
逮親而得斗祿雖慰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于
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元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
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夷險英俊
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内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
爲心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鄉人之美

葢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弁容俾考言而善擇顧蕪庸之末學已屢試于有司碩龎之有五能盡於是矣鈆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眷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悠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內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葢伏遇昭文相公與物均私樂材惟美圖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閱此庸儒曲以甄収誓堅項踵

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顧瑞屏日蘊思轉調如峽流泉似岫吐雲尋其刀尺斷續之痕了不可得

上范司諫書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

以諫官比宰相高擡諫官正是不肯輕放他

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於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

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

承上接下妙

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

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
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
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
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
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
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
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
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
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

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

恩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

換尾

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呂東萊曰范司諫須看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

筆意最高他人說不到

謝疊山曰當與韓昌黎諍臣論並讀

茅鹿門曰勝韓公諍臣論

投時相書

某不佞疲軟不能强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驩譊而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鑿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畒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

歷叙聖賢比列出自家

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卻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惰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以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歸震川曰非以自謙寔以自譽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丈内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首破小人行徑寫出君子精神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巳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知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遊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等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其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宜

徐文昭曰情致依依隔千里如面談

徐文長曰昔汝父汝翁千里而面來
於此之時當有可改而無毫髮之助漸流漸遠不宜
盡務相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其書區區身賤力微
不便所謂理命者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葉發
謹豫人同戴爾知歸安廣陵謀京居議者紛云
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往能猜不示年與非大用謀與

屈背數人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鼎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弃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輙自叙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旣則自視前所集

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耶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書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輙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謝景山書

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蔕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轄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于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

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歸震川曰才情翩翩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借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容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鴈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

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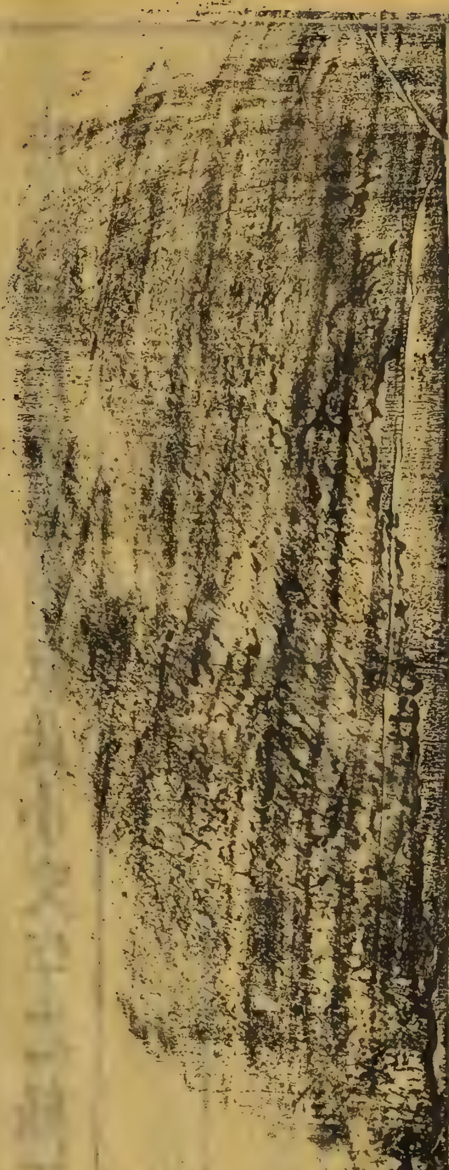
賦詩女曰雞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縟織之不已使其文釆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

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不宜

茅鹿門曰以贄與文稱秀才而以禮與賦詩次巳之所以答處議論甚曲而彩

唐荊川曰通篇情叙此小文字之極工者也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見不可無第二書）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耳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黜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

借否之言留自家地

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靜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

撥提本來話頭

務乎然至于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

託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毌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

無一字不明狀

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于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

此又挈出真古折之

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于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評

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是下一言侍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乆苦小疾無意思不宜

歸震川曰西江之口懸河之辨



與荊南樂秀才書

僕頓首白秀才足下前者舟行往來屢辱見過又辱以所業一編先之啓事及門而贄田秀才西來辱書其後予家奴自府還縣比又辱書僕有罪之人人所共棄而足下見禮如此何以當之當之未暇答宜遂絕而再辱書再而未答宜絕而又辱之何其勤之甚也如脩者天下窮賤之人爾安能使足下之切切如是邪（樂秀才問意在此）蓋足下力學好問急於自爲謀而然也然蒙索僕所爲文字者此似有所過聽也僕少從進士舉於

看歐公退托處又善占地位

有司學爲詩賦以備程試凡三舉而得第與士君子相識者多故往往能道僕名字而又以游從相愛之私或過稱其文字故使足下聞僕虛名而欲見其所爲者由此也僕少孤貧貪祿仕以養親不暇就師窮經以學聖人之遺業而涉獵書史姑隨世俗作所謂（四字盡文人根脚）時文者皆穿蠹經傳移此儷彼以爲浮薄惟恐不悦於時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過採屢以先多士及得第已來自以前所爲不足以稱有司之舉而當長者之知始大改其爲庶幾有立然言

出而罪至學成而身辱爲彼則獲譽爲此則受禍此明効也夫時文雖曰浮切然其爲功亦不易也僕天資不好而彊爲之故比時人之爲者尤不工然已足以取祿仕而竊名譽者順時故也先輩少年志盛方欲取榮譽於世則莫若順時天聖中天子下詔書勑學者去浮華其後風俗大變今時之士大夫所爲彬彬有兩漢之風矣先輩往學之非徒足以順時取譽而已如其至之是直齊肩於兩漢之士也若僕者其前所爲既不足學其後所爲愼不可學是以徘徊不

敢出其所爲者爲此也在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謂夫人方困時其言不爲人所信也今可謂困矣安足爲足下所取信哉辱書既多且切不敢不答幸察

茅鹿門曰樂秀才所問舉子業之文而歐陽公不肯論之又恐悞樂秀才問舉業之意故擧出順時兩字告之

徐文昭曰讀此知世法束縛雖大英雄有立脚不定處可歎可憐

答陜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于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于人以爲榮耀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爲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況聞狂虜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購募

上虜西人之當憤下却自辭幕府

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尤爲憤恥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過爲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君子之舉哉若夫參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於幕府苟不乏之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由此始敢以親爲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好少爲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棄不復作在西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爲作此師魯所見今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

歐公[illegible]處

歐公不欲依范公又欲范公博搜天下士

而辟士甚衆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慷慨之氣躍上如生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用今奇怪豪儁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也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茅鹿門曰歐公本不欲爲范公幕府書記故云與之同其退可也與之同其進不可也此是歐

公自立處

名言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册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于用果于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志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

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源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如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

歐公本領和盤托出

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於足下之意合否

歸震川曰學字皆有根據使後生小子知下手處

茅鹿門曰讀其名言使吾輩心縮厭

看他洄洑層折處覺得文章益勝

答李大臨學士書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修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潁在潁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于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

足下所得與修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修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修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三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顧瑞屏曰語不煩而思甚曲意甚遠

答宋咸書

修頓首白州人至蒙惠書及補注周易甚善世無孔子久矣六經之旨失其傳其有不可得而正者自非孔子復出無以得其眞也傳者之爲學博矣而又苦心勞神於殘編朽簡之中以求千歲失傳之繆茫乎前望已遠之聖人而不可見者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欲爲未悟決難解之惑是其所謂勞而少功者哉然而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其所以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

而明者擇焉十取其一百取其十雖未能復六經於無失而卓如日月之明然聚衆人之善以補緝之庶幾不至於大繆可以俟聖人之復生也然則學者之於經其可已乎足下於經勤矣凡其所失無所不欲正之其刊正補緝者衆則其所得亦已多矣修學不敏明而又無彊力以自濟恐終不能少出所見以補六經之萬一得足下所爲故尤區區而不能忘也

茅鹿門曰自是名儒之言

答吳克秀才書

修頓首白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于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于時又非待假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

歐陽公得力後總着此等剖分

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

淡前說

君子冀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足下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于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

歸震川曰文本於道道乃生文其識深而論確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興也有方叔邵虎申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

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想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朴猶爲幸歟其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

影入目相公

紆徐曲折

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遐且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耶然其實有君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似有可以籍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

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莫能繼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闇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失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于望古而自爲恨者耶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善自收護

歸震川曰援上之文仍不放倒自家地步故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楊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

以後世文士不得預國家金匱石室之錄所以多扼腕而悲酸

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

刻金石故其閒鉅人碩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特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倿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闕壞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

總上

總引入王待制

一層一層歸重待制身上

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唐荊川曰駕空層累之文

茅鹿門曰其機軸自昌黎送孟東野來而恩尤婉而正

歐文卷之三終

而止

孝廉門人日其驥輯自昌黎浣孟東野來西園九旋